



中国图书文化史

主编 曹之

中国古代的藏书印

吴芹芳 谢泉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图书文化史 主编 曹之

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中国古代的藏书印

吴芹芳 谢泉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的藏书印/吴芹芳,谢泉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5.4

(中国图书文化史/曹之主编)

ISBN 978-7-307-12021-1

I. 中… II. ①吴… ②谢… III. 藏书—印谱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
IV. J292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4303 号



责任编辑:聂勇军 责任校对:鄢春梅 版式设计:马 佳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20×1000 1/16 印张:22.5 字数:321千字 插页:6

版次: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2021-1 定价:58.00元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我社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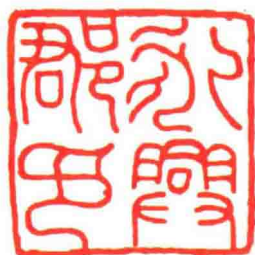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“永興郡印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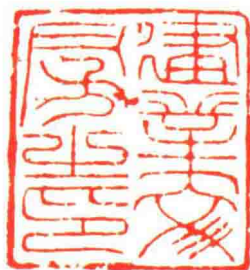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官府藏书印 “建業文房之印”



图3 官府藏书印 “集賢院御書印”



图4 官府藏书印 “机暇清赏”



图5 官府藏书印 “宣和中祕”



图6 官府藏书印 “东宫图书”

图7 官府藏书印 “翰林院印” 满汉文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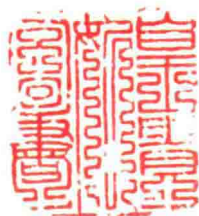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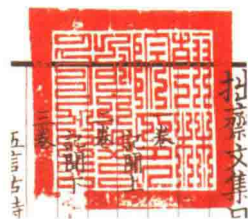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 官府藏书印 “皇贵妃图书”

图9 明潞王朱常潋“潞国世传”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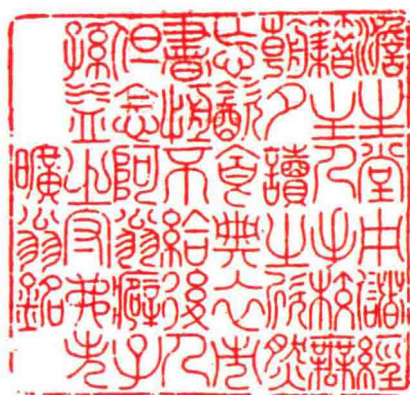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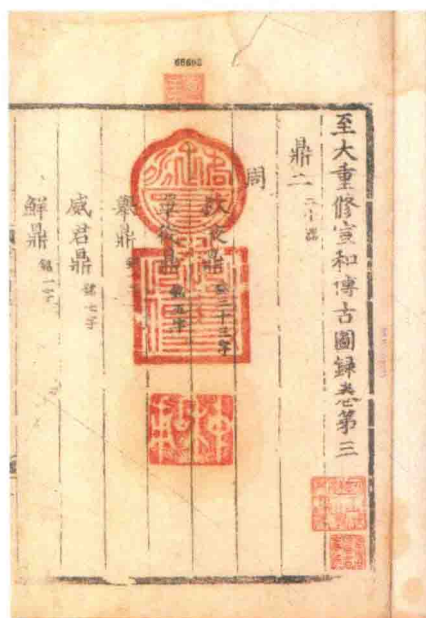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0 祁承燝“旷翁铭”



图11 “梅谷”、“陆烜子章之印”系别纸剪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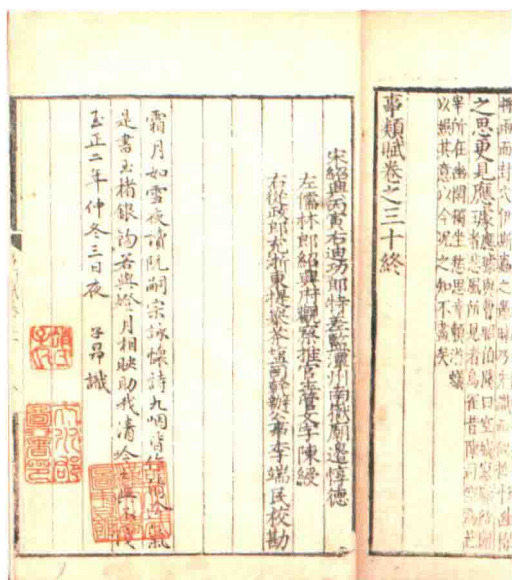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2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《事类赋》中伪赵孟頫题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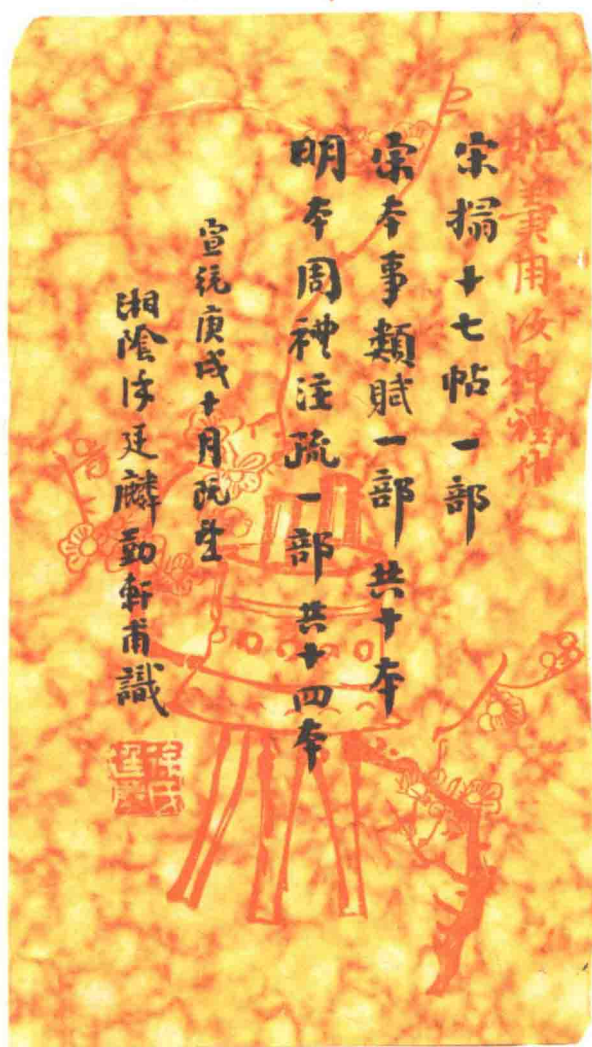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3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《事类赋》前附徐廷麟识语



图14 赵孟頫真伪印“赵氏子昂”对比（右为真）



图15 赵孟頫真伪印“天水郡圖書”对比（右为真）



图16 陈鱣真伪印对比（左为真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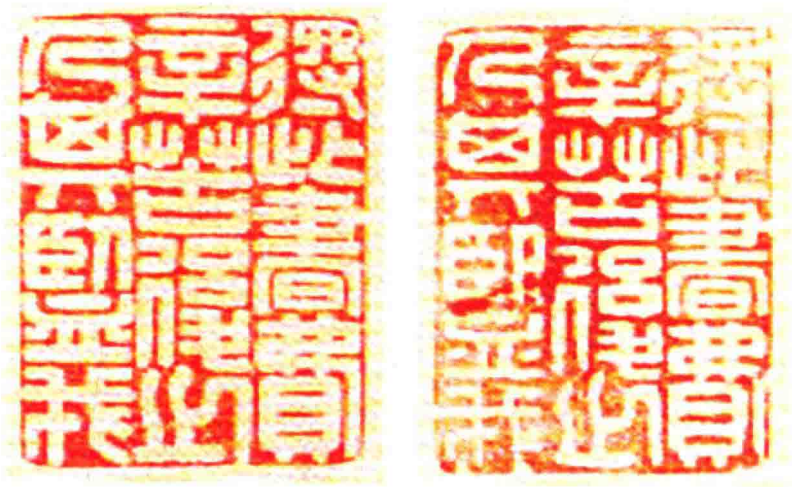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7 陈鱣真伪印对比（左为真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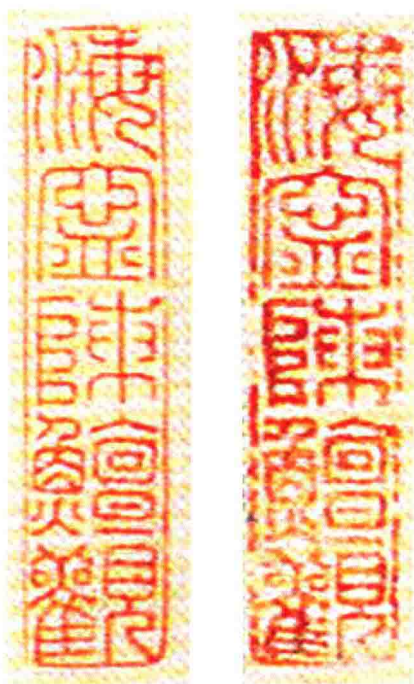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8 陈鱣真伪印对比（左为真）



图19 宋高宗刘妃“奉华堂印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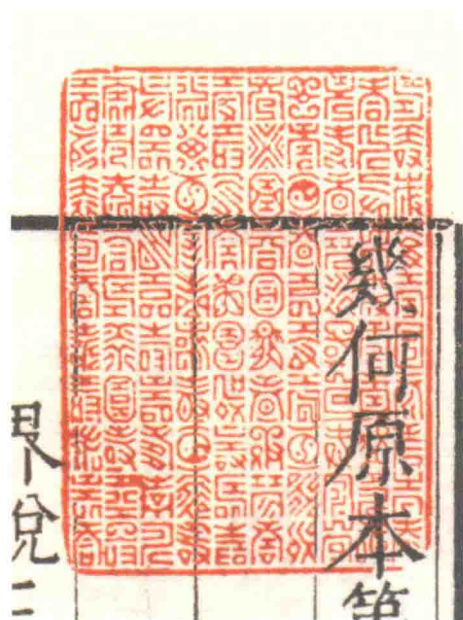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0 百寿印

总序

曹之

我是一个不好写序的人，尤其不喜欢写代序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：“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，仿佛名角一登场，满场就大喝一声采，何等有趣。倘是戏子，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，自己将‘好’叫进去，待到上台时候，一面一齐开起来。”（《准风月谈·序的解放》）。为了回避“吹鼓手”、“戏子”之嫌，我决意不为“代序”，因此得罪了一大批人，包括我指导过的几位博士生。不过，经过解释，博士生们已经理解了我的初衷。导师为博士生写序，似乎成为一种“专利”，我愿意放弃这种“专利”。这篇序言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因为当了“主编”，总要讲几句话。

人们常用“图书大世界”形容图书之多。的确，世界充满图书，图书充塞世界，图书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，人类生活在图书的层层包围之中。人们常用书山、书海、汗牛充栋、恒河沙数、连窗委栋、擢发难数、积如丘山等词语形容图书之多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自古以来，我国就是一个读书的大国，众多褒贬不一的“读书迷”，有五花八门的称号，清张培仁《妙香室丛话》卷六云：

汉世目郑康成为“经神”；何休为“学海”；晋杜预有

“左传癖”，人目之曰“武库”，言胸中无所不有也。江祐目许懋为“经史笥”；梁世目任昉为“五经笥”。褚遂良目谷那律为“九经库”；又目虞世南为“行秘书”，皆美其淹识群书也。至晋傅迪好读书而不解其义，刘柳惟读《老子》，迪每轻之，柳曰：“卿读书虽多，而无所解，可谓‘书簏’矣。”唐李善淹贯古今，不能属辞，人号“书簏”；齐陆澄世称硕学，读《易》三年，不解文义，欲撰《宋书》不就，王俭戏之曰：“陆公，‘书厨’也。”似犹有讽焉。他如宋宜黄李郭，文学浩博，人号为“书厨”；福清郑格，博闻强记，时亦号“书厨”；莆田李纲，通诸史百家，人亦目为“书厨”；通州张大中，群经百氏，一览不忘，人目为“黑漆书厨”；邛州吴时敏，于为文未尝属稿，人目之为“立地书橱”；明武进陈济，六经子史，无不究竟，时称为“两脚书橱”；南海唐奎，遍览诸书，称为“唐书柜”。或有过誉，要皆美词也。

随便打开一部词典，就会发现由“书”组成的关键词滚滚而来，如：书卷、书帙、书城、书籍、书笈、书笥、书香、书院、书袋、书钞、书桌、书台、书种、书影、书录、书虫、书囊、书楼、书厄、书跋、书口、书脊、书缝、书祸、书价、书史……由图书而命名的斋堂室名也很多，如读书堂（司马光）、绀书阁（叶梦得）、万卷楼（尤袤）、野史亭（元好问）、汲古阁（毛晋）、赖古堂（周亮工）、士礼居（黄丕烈）、思适斋（顾广圻）、十驾斋（钱大昕）、积古斋（阮元）、四当斋（章钰）、双鉴楼（傅增湘）、瓜蒂庵（谢国祯）……甘桁《斋名集观》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）著录的1000多个室名大多与图书有关。与图书有关的行业也很多，如书店、书铺、书局、书肆、书林、编撰、出版、发行、藏书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……三百六十行生意，不少生意和图书有关。与图书有关的故事也很多，如囊萤、警枕、映雪、三余、三上、推敲、祭书、断织劝学、凿壁偷光、一字之师、著书自娱、露钞雪纂、断齑划粥、十年磨一剑、三年不窥园、头悬梁锥刺骨……詹文元等编《勤学成才故事160个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）

讲的都是与图书有关的故事，该书第76则故事云：唐代武后年间，河阴有位叫郝珍的人，家贫如洗，但酷爱读书。晚上没有灯光，不能读书，非常苦闷。突然发现富户邻居的墙角有一线灯光，郝珍便仿照汉代匡衡“凿壁偷光”的故事，把透光的缝隙凿大，趴在地上读书，津津有味。后来，邻居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一纸诉状把郝珍告上官府，诬称郝珍意欲盗窃财物。郝珍实话实说，称自己为了借光读书，并无他意。县官康廷芝亲自审理此案。他经过调查研究之后，作出一审判决，在《对求邻壁光判》中说：

郝珍荷衣横带，缉柳编蒲，有贱赢金，将希片玉。南都自富，北郭实贫。殊谢梁鸿，不求因热。乃如苏季，愿借余光。已接武于匡衡，方齐踪于甯越。室仞非邃，未窥夫子之墙；纺绩可兼，辄凿邻人之壁。情非窃伏，事涉穿窬。抑有前闻，宜征故实。请从按记，不合论辜。（《全唐文》卷二百六十《康廷芝》）

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的家乡：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。广武，因在黄河南岸，唐称河阴县。与图书有关的学问更是多如牛毛，如周易学、尚书学、诗经学、三礼学、春秋学、史记学、汉书学、尔雅学、本草学、水经学、通鉴学、文选学、四库学、红学、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编撰学、版本学、传播学、校勘学、辨伪学、辑佚学、阅读学、目录学……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科学研究向细密发展，学中有学，学又有学，子又有孙，孙又有子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匮矣。

历代图书知多少？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。就拿线装古籍来说，我在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第二版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）中曾据下列数字进行过一次粗略统计：

（一）上海图书馆编《中国丛书综录》著录丛书2797部，子目7万种，去其重复，计有单种文献38891种；

（二）清代乾隆以前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至少有1

万种；

(三) 清代乾隆以后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，据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与《贩书偶记续编》著录，计有 1.6 万种；

(四)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共著录方志 8 200 种；

(五) 佛经单种文献 4 200 种；

(六) 道藏单种文献 1 500 种；

(七) 据全国 59 个图书馆联合编制的《中医图书联合书目》著录，中医单种文献约有 7 661 种；

(八) 碑帖、舆图不少于 1 万种；

(九) 少数民族语言图书不少于 1 万种；

(十) 车锡伦编《中国宝卷总目》著录成代宝卷 1 579 种；

(十一)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《中国家谱综合目录》著录家谱 14 719 种；

(十二) 谢巍编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》著录历代年谱 6 259 种；

(十三) 许保林编《中国兵书知见录》著录存世兵书 2 308 种；

(十四) 杨忠、李灵年编《清人别集总目》著录清人别集 4 万种；

(十五) 王宝平等编《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》著录和刻本 3 063 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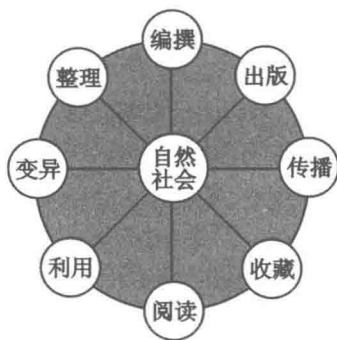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 15 个数字相加，共得线装书 174 380 种，去其重复（还有少数现代著作、平装图书等），加上诸目漏收的线装古籍，总数当不少于 15 万种。如果加上复本，单是传世至今的古代线装书，当不会少于 1 000 万册。历时 15 年编撰成功的《四库全书》收书 3 503 种、79 337 卷，共计 9.97 亿字。18 世纪中叶，法人狄德罗主编的《百科全书》共计 2 268 万字，《四库全书》是它的 44 倍。若把《四库全书》约 4 000 万页逐一摊开，首尾相接，可绕地球赤道 1.34 周，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可见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，

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。实际上，古代图书可分两大类：亡佚图书和传世图书。二者相比，由于自然老化、天灾人祸等原因，亡佚图书的数量当远远超过传世图书的数量，传世图书只是亡佚图书的若干分之一。历代许多文献学家试图计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图书数量，但是一个个大汗淋漓，无功而返，最后只好老老实实用“浩如烟海”四个字作为结论了。

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，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，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上。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，没有“单干户”。现在，关于图书的学科很多，出版专业有“古籍编撰史”、“古籍出版史”等；图书馆学专业有“古籍分类”、“古籍编目”等；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“古籍校勘”、“古籍辨伪”……各种学科之间判若鸿沟，壁垒分明，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大有中分天下、一决雌雄之势。静言思之，这些学科局于一隅，实则专科文献学，目前尚无真正海纳百川的广义文献学。对于各个专业来说，从微观上划分“势力范围”，固然需要，但从宏观上鸟瞰天下，也不可少。只讲微观，不讲宏观，容易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中国有句俗话：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”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局者“迷”在微观，旁观者“清”在宏观。从横的方面看，“当局者”没有看到大千世界，或者没有把大千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；从纵的方面看，“当局者”没有看到悠悠岁月，或者没有把悠悠岁月看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系统。“当局者”跳不出一地、一时、一人、一书的狭小范围，不能耳听六路、眼观八方，不能“会通”地研究问题，因而迷惑不解。苏轼《题西林壁》诗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这首诗是“当局者迷”的形象写照。

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，经由图书出版、图书传播、图书收藏、图书阅读、图书变异、图书整理，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。其中，“传播”包括书业中心、畅销书、中外交流等；“收藏”包括目录、分类、保护等；“阅读”包括标点、训诂、检索、翻译等；“变异”包括伪书、散佚等；“整理”包括校勘、辨伪、辑佚等。一部图书史就是这样无限循环、环环相扣、周而复

始、螺旋式上升、不断发展的历史，如下图所示：



基于上述认识，我拟把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分为“中国图书编撰史”、“中国古书编例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官修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序跋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抄写史”、“中国印刷术的起源”、“中国图书刻印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版本学”、“中国图书装帧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插图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发行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广告史”、“中国古代禁书史”、“中外图书交流史”、“中国古代聚书史”、“中国古代秘书省藏书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散佚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目录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分类史”、“中国图书保护史”、“中国图书阅读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训诂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翻译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整理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校勘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辨伪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辑佚史”、“中国图书与生态文化史”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题目。

作为教师，我们的一生就是藏书、读书、著书、教书的一生。生活就是图书，图书就是生活。用“嗜书如命”四个字来形容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除了文盲，每一个人都有终身难忘的与书有关的经历，每一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与书有关的故事。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，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。图书，打开了一扇透风的窗口；图书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。爱书吧，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鲁迅先生也很爱书，他说：

该如爱打牌的一样，天天打，夜夜打，连续的去打，有时